

河边生起
炊烟

傅菲 著

Hebian Shengqi Chuiyan
河边生起
炊烟

傅菲 著

GUANGXI NORMAL UNIVERSITY PRESS
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

· 桂林 ·

出版统筹：罗财勇
责任编辑：黄珊虎
助理编辑：王小敏
插 画：邱尚锋
装帧设计：赵 瑾
责任技编：李春林

图书在版编目（CIP）数据

河边生起炊烟 / 傅菲著. —桂林：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，
2019.3

ISBN 978-7-5598-1381-7

I. ①河… II. ①傅… III. ①散文集—中国—当代
IV. ①I267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（2018）第 268236 号

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

（广西桂林市五里店路 9 号 邮政编码：541004）
网址：<http://www.bbtpress.com>

出版人：张艺兵

全国新华书店经销

广西民族印刷包装集团有限公司印刷

（南宁市高新区高新三路 1 号 邮政编码：530007）

开本：787 mm × 1 092 mm 1/32

印张：9.625 字数：170 千字

2019 年 3 月第 1 版 2019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

定价：49.00 元

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，影响阅读，请与出版社发行部门联系调换。

目 录

- 001 环形的河流
- 043 最后四小时
- 056 出生之地
- 069 枫林盆地记
- 089 南方的忧郁
- 135 屋顶上的河流
- 156 遗忘的旷野
- 196 中蓬巷
- 215 山 巅
- 230 那些即将逝去的人
- 246 星辰埋在河边
- 258 浮 灯
- 302 后记:河流有自己的沧桑史

雨时断时续

像那个迟疑的小男生：

“墨绿的枝叶间……

白色的栀子花，像小鸽子……

雨后，它们一只只跌落在地”

——颜梅玖

田畴和河堤的狭长地带，有一条沟渠，沟渠的埂边长了许多黄槐。黄槐在初夏，开一挂挂的花，妍黄色。黄槐上攀着掌叶牵牛。掌叶牵牛花季长，从暮春一直蔓烧到初冬，开了谢，谢了开。车前草、筋骨草、碎叶莲，则拥挤在沟渠里。

沟渠是饶北河的一条引水渠，水坝筑在一个岩石山

前。岩石山的三岔路口,有一个石灰厂。石灰厂并不大,只有一个石灰窑。隔两天我便以找江春、庆喜为由,去石灰厂蹭一餐饭吃。一般在上午放学后,我会出现在石灰厂食堂,远远闻到米饭在饭甑里打滚的香味,绵长,甜淡。说是食堂,不如说是一个厨房,油毛毡盖在木椽上,一个土灶,一张小方桌,一个小菜橱,连吃饭坐的凳子都没有。吃饭的人是石灰厂做重活的工人,有打石头的,有挑石头的,有垒窑的,有烧窑的,有出石灰的,有拉板车的。他们蹲在地上吃,或坐在石头上吃,用很大的蓝边碗盛饭。食堂供应中餐,用大饭甑蒸饭,菜一般是红烧南瓜、炒丝瓜、炒豇豆角、煎辣椒,偶尔会有大钵的蒸蛋、豆腐。菜用钵头盛,又咸又辣。吃饭的人把菜夹在碗里,蹲到边上吃。

食堂不允许带家属吃,偶有小孩去,大人也不好说什么。庆喜的父亲是厂长,江春的母亲负责在食堂烧饭。我去石灰厂,每次编不同的由头找他们。他们正在吃饭,头埋在碗里,筷子扒得碗边当当响。江春的母亲是一个和蔼的人,清清瘦瘦,见了我,从碗橱里摸一个碗出来,盛一碗饭给我吃。我家里并不缺粮,只是没食堂的菜好吃,菜汤里还有亮亮的油花,和酱油浮在一起,我用菜汤拌饭,说不出的美滋美味。

从村小学去石灰厂,我们不走村里的街道小巷,而沿

饶北河走。饶北河在灵山北麓的岩峰冲泻而下，飞瀑湍石，于郑坊盆地形成浩浩汤汤的河流，卧在村前的两岸山峦之间。河流蜿蜒，野生的芦苇和桂竹长满了堤岸。春天，古老的榆树上，攀缘的忍冬初现白花，茸茸的，要不了半个月，转为金黄色。村里人叫它金银花，采摘下来，晒干，泡茶喝。忍冬这个别名，我离开故地之后，跟一名中医学草药常识，才得知。我发愣地傻在那儿——多好的名字，给它取名的人一定是一个饱受风霜、满心仁爱的人。河滩上还有一种马蓝，出其不意地开出淡紫的花，小喇叭状。江春、庆喜、始初、相公和我，都喜欢在河边玩。捉鱼，捕蝉，打鸟。到石灰厂，差不多有两里多路。我们常常玩得忘记去吃饭。江春的母亲，我叫她蓝桂婶，把米饭揉成饭团，里面包着豆酱、煎辣椒，用蓝布巾包起来，带给我们吃。揉了的饭团有黏稠性，散发出浓浓的饭香。河边有许多鸟，牛背鹭、鸬鹚、野水鸭、苍鹭，站在浅滩觅食小鱼小虾螺蛳。野水鸭到了端午，孵出小鸭崽，黄褐色的绒毛，喙也黄黄的，浮在水面上，顺水漂流。午饭后，从山梁顺风般跑下来的豺，时常来到河滩，叼走放养的鸭子。尤其在夏秋季节，我们看着豺从岩石山一掠而下，纵跃奔跑，突袭河滩上的胡鸭群。豺一般是单独行动，和成年狗差不多大，皮毛半黄半黑。我们拼命地喊：“白眉豺

来了，白眉豺来了。”各家各户抓起扁担锄头赶来，豺早不见了踪影。

石灰厂有两个石料场，一个是石灰石场，一个是石煤石场，分别在岩石山的两个东南山坳。石灰石用炸药炸，把炸药埋在钢钎打的石洞里，轰轰轰，整块大岩石塌下来。石料师傅用钢钎、铁锤，把大石块分割成小石块，拉进窑里，码起来，用石煤烧。石煤则是从煤洞里拉出来，放炮炸，当时没落下来的煤石，隔几天也会落下来，每年都会砸死人。相公的父亲，死在煤石洞里，才三十四岁。他是个拉车人，从洞里把碎煤石拉到煤石场，在一条长约两里的路上，来来回回拉了十三年。他常年打赤膊，腰上扎一条藏青汗巾，穿一双板车轮胎皮割出来的鞋子，拉车的时候弯腰低头。拉车的棕绳卷了几圈破布片，棕绳勒进他的肩膀，肩胛骨鼓起来，大腿的肌肉左右晃动，汗水沿着脊骨滑下来，形成一股小细流。那天，拉完最后一车，他就吃午饭了。食堂烧了半煎半煮的豆腐，还烧了茄子煮泥鳅，都是他爱吃的。他把煤石堆满车子，弓下腰去拉，洞顶的石块松动，落下来，砸在他腰上。工友把他抱出洞口时，他的手已经僵硬了，脸色惨白，浑身鲜血。他们围在煤洞口，手足无措。相公的母亲赶来，瘫软在地上。

第二年，相公不再去学校了。这一年他十一岁，和十三岁的姐姐麦花，拉板车去田塘砍柴卖。他穿着父亲生前的衣服，松松垮垮的，用一根红布绳把衣服扎进裤腰里，衣袖剪了一截后缝了边。村里到田塘有十几里路，要翻两个山坳，天一亮，他拉着车去，傍晚拉着车回。午饭带到山上吃，一般是几个焖红薯、煨土豆，偶尔有几个饭团。一个罐头玻璃罐，里面是菜，用一个布兜套起来，和红薯一起装进蒲袋里，挂在车把上。

他家就在我家隔壁的一条小弄里，小弄里有个大厅堂，厅堂两边各有里外两间厢房，厅堂外是一个大杂院，右边有两间柴铺。这两间柴铺就是他家。他母亲不爱说话，穿一件靛青衣裳，上颚突出来，看起来嘴唇包不住上下两排牙齿，以至于露出厚厚的牙龈，她总是起早贪黑地忙活。邻里都喜欢她。见了我们这些孩子，她笑笑，摸摸我们的头，说，这么高了。到她家里玩，她变戏法一样，变出一些花生、南瓜干、薯片、炒玉米之类的，给我们吃。邻里有喜事，她叫两个小孩，用竹箕挑芋头或胡萝卜或洋姜来，算是帮衬。她用一个竹畚斗，畚两升豇豆或白玉豆或糯米，畚斗面上放一把菜刀，帮东家切菜用，里里外外，她要帮上三天。

相公的姐姐麦花，很早就出嫁了，大概是十七岁。男

方是邻村的，一个木匠师傅，大麦花七八岁。邻里大妈有些心疼麦花，对她娘说，小孩都没发育好，胸脯还是油桐子，正是一天天鼓起来的时候，怎么舍得嫁人呢。她娘说，没办法，田没钱请牛耕，靠我们三把锄头去挖，实在难。一口人五分三厘田，相公家有两亩多，一年种两季，就得挖两季田，三个人加起来都没两百斤力气，一天只挖得了三分田。收割，挖田，插秧，累死一家人。耕田的中福说，财嫂，推后几个时日，我忙得差不多了，再帮你耕，不收钱，两个工完事。财是相公父亲的小名。财嫂哪好意思烦劳人呢？麦花的老公帮着岳母家干重体力活。麦花出嫁那天，财嫂一直坐在房间里哭。接亲的人用三辆自行车把嫁妆带走，一床棉被，两个木箱，一张小方桌。送亲的人吹着唢呐，打着锣鼓，沿路燃放鞭炮。

河流在黄昏有别样的壮丽。将沉的夕阳，一漾一漾。天空没有了边界，瓦蓝得让人不忍直视。远处的山梁晕染了一层橘黄色。夕阳像一尾红鲤鱼，游进了深邃的海里。海水咆哮而来，淹没了我们的视野。村舍和慢慢萦绕的薄暮交融。乌鸦在河面上飞，啊啊地叫。它们的翅膀像蛇蜕下的皮，鼓着风。榆树密密匝匝，把河滩突兀出来。乌鸦从埠头的白杨树上，一只只飞出来，它们驮着最后一缕夕光，驮着一生的黑暗巡游。这是一种饱受诅咒

的鸟，啊呀啊呀地深夜啼叫，预示死亡即将来临。但在夏季河滩上，我看着它们从树上飞身而下，沿树梢掠过，三只五只，列成一个简单的队形，弯过一片田畴，消失在矮山冈。夕光在它们的脊背上变幻着色彩，霞绯，浅灰，深灰，浅黑。雾岚随乌黑的翅膀一同消失。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，我痴迷于在河湾眺望乌鸦的飞翔。太阳滚落山梁，树的影子又斜又长，我赤足过河，跑到河滩去。我觉得乌鸦是影子的化身。是树的影子，电线杆的影子，屋顶的影子，人的影子，在最后一刻，化身乌鸦，飞进了瞬间到来的黑夜。乌鸦在黑夜里飞，像是黑夜的灰烬纷纷扬扬。

冬天，我们爬到石灰窑顶去玩。石灰窑是圆形的，用片石一圈圈砌上去，石灰掺砂浆，砌十几米高，形成一个圆垛。前面是窑门，填石煤块，焚烧。后面用片石废渣，垫起一条斜坡小道，直通窑门。黄槐是落叶小乔木，叶子完全转黄，椭圆形，在树枝上，呼呼地飘。风大一些，黄叶随风刮走，翻卷着，忽高忽低，落在田畴或水沟里。柳树、洋槐则光秃秃的，剩下几片稀稀拉拉的干枯叶子挂在树梢。河水枯瘦下去，萧瑟的山峦和略显苍凉的河滩，在初冬淡白的阳光下，有了几分素净恬淡。

石灰厂隔壁，有一个榨油坊，一个月前已歇业，锁着门。我们搭人梯，踩着肩膀，从窗户爬进去。窗户是木板

开窗，蜘蛛网横七竖八地缠绕在一起。第一个爬进去的人，脸上蒙了许多蛛丝，笨拙的棉袄满是灰尘，白白的黑黑的，油腻腻。茶油的香味和霉腐的稻草味，混杂在一起。我们在昏暗的屋子里，找铁圆箍。铁圆箍是榨油用的，套两个，铺上稻草，把烘焙碾碎的油茶碎渣，固定在圆箍里，脚踩，压缩成饼，再放到榨槽里压榨。粗心的工人会把圆箍扔在角落里，忘记了。我们在各个角落找。我们最大的乐趣，就是推铁圆箍——一根竹竿上，固定一股凹形铁丝，奔跑着，竹竿推着铁圆箍走。

我们在饶北河沙滩上跑，在弄里小巷里跑，在田埂上跑。铁圆箍快速滚动，当当当。我们沉迷于这样的声音。河流环绕着我们。这是一个少年的迷宫和摇篮。大片的野花，仿佛在一夜之间竞相绽放。浓烈的绿原、白鹤和苍鹭从山边滑翔而来，绕着村舍旋转，一朵朵蒲公英一样，最后降落在水汪汪的秧田里，降落在饶北河的浅滩上。河乌逆水而飞，追逐浪游的小鱼。

我们四季都在跑，一群孩子，相互追逐着，像风追逐着风。

十三岁，当当当，消失了。我们去了小镇郑坊读初中。去读书的人有十几个，更多的人放弃了学业。江春、庆喜、始初、军权、陆波、齐勇、红霞，大家始终在一起。我们住校，星期六中午回家，星期日下午返校。返校的时候，背个书包，扛个米袋，提个菜罐，步行八里。

陆波不爱读书，喜欢打架，时常到街上的汤点店偷吃，偷油条包子、清汤煎饺、油麻饼米糖，也偷甘蔗、柚子、黄瓜。他身边有六七个同学跟着，到了晚上，去镇里偷鸡鸭鹅，到河边架一个钢精锅，煮着吃。没钢精锅，就用荷叶把鸡鸭鹅包起来，黄泥巴糊成一个球，放在火堆里煨熟。老师几次找到陆波的父亲，说孩子教不好，带坏了样子。陆波的父亲是村小学老师，也不多说，把陆波吊在房梁上，用棕绳打。前两次，打得陆波哀号大哭，后来就不哭了。父亲打他，他看着父亲笑。打完了，他又去镇里，照样胡闹。陆老师再也不打了，把陆波送到隔壁乡镇的武术学校练武术。陆波十三四岁，看起来像个大青年，手臂圆圆，腿脚粗壮，力气大，每天早上在学校操场举石礅。离校那天，他说，要好好练武。那时《少林寺》正在乡镇火烧茅草一样蔓延。

和陆波一起离校的，还有齐勇。可谁也不知道齐勇去了哪儿。他给父母留了一封信，说要去少林寺当和尚，做一个武僧。父母急死了，到火车站、汽车站蹲守寻找儿子，找了一个星期也没找到。他父亲快五十岁了，是个眯眯眼，做篾为生，村里人叫他七篾匠。他有六个兄弟，却只有一个儿子，两个女儿。大女儿出嫁了，二女儿也有十七八岁，在村里学做裁缝。他卖了两担谷子，去河南少林寺找儿子，去了二十多天，还是没有儿子的任何消息。到家时，大家都认不出他了，头发全白，两撇胡子长长的，夏天了，还穿着厚厚的破旧中山装。在家躺了一个月，又背起刀篮上门做篾去了，一天也难得说上几句话。

初中的学业晃眼间结束了。江春、庆喜考上县中。始初随父亲去了九江。始初父亲是个翻斗车司机，在九江一家大型企业里开车。始初是村里的美人，有四姊妹，她是老小。她父亲毕业于早年的湖村共产主义大学拖拉机专业，毕业分配去了九江，回村娶了老婆。老婆是河对岸村子的，脸长，丰满，个子高挑，据说在村里有好几个男人。

她是个特别温暖的人。我从不知道她的名字，只叫她始初奶。奶是婶或姨的意思，在中年妇女身上可以通用。她有一个很大的后院子，种了三棵柚子树，两棵桃

树，一棵梨树，还有几棵石榴和槿柑。初春，梨树、桃树分别开出雪白的梨花和炭烧般的桃花。后院毗邻饶北河，湍急的河水汤汤作响。那里有一个门垛，我用麻线穿一个大头针，挂一条绿头蚯蚓，钓鱼。钩扔下去，鱼就吃，提起来，鱼扭曲几下身子，蹦跶一下，落进鱼篓里。鱼篓是竹篾丝编的，编成大鲤鱼的形状。我经常去始初家玩跳房子、打纸包的游戏，始初奶拿麻酥饼、乳皮花生给我吃。这些零食是始初父亲从九江带来的，我从没见过。去小镇上学，返校前，我会去她家，叫上始初，帮她提菜罐或扛米袋。

那个暑假，我们都特别焦躁。玩伴也一下子四散而去。始初说，她要去九江上班了，在父亲单位的子弟学校里做采购员，一个月有三十四块钱。说这话的时候，她正在柚子树下的水井台边洗头。脸盆是搪瓷的，盆底有两条红红的锦鲤图案。她说，你帮我洗洗头，我冲水不方便。我用木水勺，从木桶里舀水，一只手捋起她的头发，一只手帮她冲洗。井水从木勺里轻泻而下，白白亮亮的。她的头发顺着我的手指涤荡起来，水珠从头发末梢滴下去，晶莹剔透。她穿一件水蓝色的长裙，有一条束腰带子。裙子上有碎莲的花纹。

河湾呈一把弯刀形，一边是田畴一边是河滩。河滩



上有榆树、洋槐、柳树，四月初，嫩芽尖尖，一卷一卷往枝丫上翻，翻出一层层的波浪。到了五月，波浪汹涌，季风来了，哗哗哗，浪叠着浪。弯刀始终在发亮，尤其在黑夜里，它把幽亮的荧光聚合在一起，忽闪忽闪。现在是八月，溽热的风有了井水的凉爽，柚子树散发幽蓝色气味。我听到始初轻微短促的呼吸。她的身上有一种香气，扑鼻的，迷乱的，淡淡杜若的香气。

这是一个恍惚的、迷离的下午。我们一直坐在院子里。始初有些慵倦地靠在竹椅子上，我则坐在井沿边。井沿下，有一圈油绿的苔藓，几株绿蕨疏疏地长出来。她的脸像个小甜瓜，眼睛仿佛沉落了一枚月亮。风一直撩着她的发梢，遮住了半边脸庞。没隔多久，她离开了饶北河。她被河水送走，送到信江，送到鄱阳湖的另一个岸边，送到一个我无法想象的遥远他乡。远方以远。在很多年里，我默念着这个和长江相依相拥的城市，仿佛我和它之间有着某种隐隐约约的关联。事实上，我至今也没去过。曾经浓郁的、热烈的、青涩的、完全属于青春时代的不可捉摸的追寻感，不经意间从血管里一点点流失。一切都令人迷茫。

远方除了遥远一无所有